

頤綵堂文集

頤綵堂文集卷六

秀水 沈叔埏 埴爲

序

河洛精蘊序

先儒九峯蔡氏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
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
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
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
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又謂後之
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類而

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嘻此聖人之精所以不可得而見而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也歟婺源江慎修先王著書滿家津梁承學晚尤嗜易蒐擇古今叅以己見撰河洛精蘊一編卷凡九分內外二篇凡論圖書卦畫之原先天後天之理著策變占之法爲河洛之精凡論圖書卦畫所包函推廣他事可旁通者爲河洛之蘊自謂爲先儒拾遺補闕同里黃子雲甫校而壽諸梓余惟宋志說易之書多至二百十三按部以求存者無幾蓋易理廣大悉備家自爲書人自爲說前之自信爲得其精者久之或又目以爲粗而易之蘊蓄無涯涘則仍自在也是書於聖

人所以則圖書作易之理尋討本原獨有領會卽如論先天涵後天之位深得圖書卦畫相爲經緯相爲表裏之妙及論後天卦位未必始於文王皆昔人所未及言者又外篇論卦變取薛溫其舉蹇解爲例朱子未見其說他如開方求廉率一法與卦畫陰陽多少適相肖朱子亦未聞其說大都得諸引伸觸長叅伍錯綜之餘洵非深於易者未易語此也昔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薛文清申之以爲精者卽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蘊者卽包涵無窮之理也精卽太極至精之理蘊卽太極至廣之業也此精蘊之說之所自昉也

我

朝易學推安溪李文貞爲先導其言有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伏羲之易是也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文周之易是也精謂太極陰陽之本蘊謂萬事萬物之撰立象以盡意故曰示繫辭焉以盡其言故曰發惟其理之精也故爲五經之原惟其蘊之富也故天地鬼神之奧盡矣又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邵子所謂先天之學是也聖人之蘊因卦以發邵子所謂後天之學是也邵子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心迹二字由文中子不如其言精蘊者意義渾然也嘗考明儒文佩朱氏綴以占筮授受非易道之大

著易精蘊一書自序云易有理有象有數理卽蘊之發象卽精之寓數因一以積畫卦示象之吉凶繫辭論理之吉凶數之吉凶未之明故立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吉凶也又云孔子因先天卦而發己之蘊者卽發伏羲之蘊也因後天卦而發己之蘊者卽發文王之蘊也今學者懵於易則已耳苟有所得而欲探其奧突得不奉二書爲司南也歟

丁小山漢隸字原考正序

宋洪文惠取漢魏石刻字爲之韻文爲之釋纂書五種釋續圖續皆成而隸韻未就繼之者婁忠簡漢隸字原韻類

其字及馬居易漢隸分韻今洪書惟釋續尚傳而字原分韻二書相輔行世鉤稽隸古者輒津逮焉吾友丁君小山受校漢隸字原遂條舉羣書之有涉於漢碑三百有九者是正其訛致爲精密忠簡爲吾禾鴻德巨儒嘗著歷代帝王總要是書特其緒餘然史稱其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臧去比於漢之陳孟公乃宋季子校後國初淮人張函齋力臣曾有校本力臣名昭茲又得小山重爲辨析益信前賢畏後生也昔歐陽子咨王深父以集古之半而文惠之爲隸釋亦嘗詢員顯道以川蜀二十五碑員所知者十六碑而更以未及詢之五碑爲答至訪諸朱新仲亦以隸不始秦不

自程邈爲言古人欲詮爲信書其虛懷集益若此吾鄉曹
倦圃先生聚碑墨數十年自岫巒以下凡八百七十餘卷
自爲表示後迄今一字不傳余嘗以爲憾今輦下諸公多
好古博雅必有繼爲之者脫求深父顯道其人微小山其
莫屬也小山試春官未揭曉亟思省覲南歸遽來取別腹
校本見示且乞一言余非能察書者而私識其切劑之益
將以愆憑南中之刊是書者并刊小山所校則其益更廣
用敘於簡卽以贈行

葉石樵

楓

六書分類序

代

古文之廢也大抵不信許氏之說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

何意焉顏黃門曰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又曰西
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近亦
頗有問津者善乎朱笥河學士之敘說文也曰部分之屬
而不可亂字體之精而不可易音聲之原可以知訓詁之
遺可以補則黃門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二語已先之
矣同里石樵葉君精究說文之學嘗讀周官籒禮就其中
得古文奇字因旁取諸書之有涉於大小篆法者以類系
之始一終亥纂成十有二集名曰六書分類每部分列楷
篆各如干字往往篆多而楷少蓋欲以楷證篆遞推而上
於以探蒼雅之奧辨符印之遺卽以追溯夫鳥蟲蹄迹之

迹洵不媿好古博雅之儒者矣夫文字爲墳籍根本字之不曉訛繆成俗遂致王乘馬首子在母懷追來爲歸巧言爲辯文子爲學小兒爲翫神蟲爲蠶亂旁从舌揖下無耳龍鼉从龜奮奪从韞席下著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鑿乃施豁巫混經旁臯分澤片獵化爲獮寵變成寵業左益片靈底著器又如詩互之柅秘互字从二間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航字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不識古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焉得輒

改之耶吾鄉宋婁忠簡作班馬字類以班史字多假借時
用偏旁然多述司馬遷之舊遂斷以爲論古字當自遷史
始又輯諸石刻若壺鼎刀鏡盆槃洗甓著錄者三百有九
起建武訖建安成漢隸字原余嘗以二書流傳不廣爲憾
石樵深於書學其於徐騎省兄弟郭恕先釋夢英曇域洪
文惠張真靜有虞橫溪良似李巽巖盡蟾洲屑之書必且踴
其庭矣能無於鄉先正加之意乎抑又聞之昔婁東王石
隱先生推古聖賢造字之本指根於六義證以五經日危
坐一室發憤研磨食寢俱廢或夢鬼神如告之者其力勤
其思苦凡十年而成說文論正一書爲文三十餘萬言今

石樵此書亦閱十年而後成非卽吾鄉之石隱歟倘肯爲
余說字則塋氏書具在吾願與切磋究之

杭堇浦先生道古堂集序

代

國家大科不數舉而吾杭魁壘數公輒應運而起康熙己
未則汪東川霽沈昭子珩沈開平筠吳志伊任臣邵戒山
遠平東川位躋通顯纂輯多官書其自著不少概見昭子
有十三經名文鈔及耿巖集開平有斗虹集志伊廣郭氏
山海經注又刺取唐季諸霸國事爲十國春秋戒山纂元
史類編以續其先世宏簡錄而太原閻百詩獨許吳爲博
覽雖十國失引玉壺清話之南唐先主傳要不足以相拚

也

今上初元則陳勾山問卿沈椒園廉使陳泉亭太守而吾師董浦先生實冠會垣名在甲選問卿廉使刊書行世盡人知之太守山郎署山守瑞昌以循良稱詩文不多見先生入詞館以考選陳言得薄譴以歸歸益感奮思報

國惟有文章用愈刻苦於學必得仰副

詔旨所謂宏通博雅淹貫古今者而後沒齒無遺憾焉閱數十年且寒暑昕夕手鉛槧一編不少懈所爲詩古文詞名道古堂集共七十四卷其他發明經史薈粹藝文又十八種卷帙繁重以百計者並若干萬言論者謂吳志伊之

博覽先生駸駸欲過之卽其勤於著書同舉者亦斂手交
推無異辭間嘗僂數鄉之先哲起是科者兩舉僅得九人
焉蓋瑰奇大雅之才若斯其難也矧其爲一科眉目以人
重而不以科重者乎某嘗考宋王厚齋於淳祐初登第言
曰今之事舉子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於典章制
度漫不加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
學鴻辭科自見假館閣書盡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著書
多至七百卷論者謂其著述之富冠絕古今今先生是集
不減深寧而他所撰述又適相亞則其發憤於學洵足爲
得第者一雪其言也顧或者往往以先生一出而蹟放廢

清時爲先生惜夫詞科之弊水心葉氏嘗譏之矣先生所
成就卓卓如此其與以一聯之工而擅終身之官爵者得
失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或者又謂先生記誦敏而隸事
多爲未脫詞科習氣是又不然昔荆溪吳氏子良謂東萊蚤
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績排比之態要亦消
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某嘗竊窺先生之作如山海之聚
珍錯爐冶之化金鍊都市之鬻貨幣大則名器重寶細至
谷董晬盤無所不有亦無所不可有較幸於東萊之不多
作而又無年者是又天之所以厚先生而昌其身後名也
抑又聞之厚齋弟子袁桷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進於朝

因循不果厚齋沒三十年其書梓於慶元桷首爲序以厲夫後之學者某不敏獲預校讐之役勉從先生嗣子賓仁之請謹備述吾鄉先後同舉諸公與先生之所以不愧是科者爲里之好學者勸竊附楠於厚齋之義云

賀舍人遺集序

賀舍人者

叔疑

家蔗田師之師學者稱芋園先生是也憶

堤

九齡先君命肩隨崑桂四兄就塾於同里明少保繼山

公第第有半郭樓樓西南廳事董文敏題額曰快雪堂鄒給事劾公以千金市右軍真蹟公漫興有云但使拂衣辭鵲印不妨舐篋有鶯經名堂或以此所由與馮祭酒同也

先生與吾家敬軒叔父同榜領鄉薦

癸

生晚不及見則嘗

聞之師曰康熙末年先生館堂西岩綠齋

舊名芝蘭館

吾師與

從兄旭齋水部定嚴太史同席硯先生學務研經窮理不

亟亟於干祿求名故其教水部舅弟三人也於凡六經傳

註之文未能熟復其辭而深通其義不令遽習應舉業其

大指若此

癸

就傳數年四子書章句集註及詩書經傳並

次第卒業吾師每日授周易一卦小戴記百行春秋左氏

傳一篇宋徐秘書類對賦一韻不繼以燭俱令成誦默寫

乃已

癸

見吾師背經傳如流水未嘗有一字脫謬以

癸

爲

可教每拈題課文吸淡芭菰一二筒爲度口啜

癸

捉筆疾

書文成未嘗加點師故貧間賣文爲活閱四三年

挺

遂代

師爲時藝及表判儷語鬻之往往得善賈泊吾師困於舉

場不復勤講授

挺

年十七補諸生則已舍半郭樓去然使

挺

知讀書行文之樂者皆吾師之教抑卽舍人之教也乾

隆乙巳

挺

以寧母里居家夏村茂才傳畧舍人遺稿一冊

挺

私淑先生緒論垂四十年會先生令子恆齋茂宰卒官

豫中家遂不返久未有以先生言行教人者得之喜極爲

手錄而重次之稿凡說九解三論九辨一讀四贈送序二

傳記各一書後及賦各一筆記若干則因節張瓜田徵君

所作九友傳及朱秬堂明經所作傳附於後

挺

幼聞先君

言前此邑稱經師人師者數凌硯齋倪燮君兩廣文葛檢菴明府蓉渡學正兄弟而舍人與凌廣文爲最倪則挺先四兄崑桂文學之師也數君子者於學無所苟於教不凌節庶幾其可以爲師而非好爲人師者歟挺於先生爲門人爲後進搜輯遺集以傳宜不敢後於諸老輩竊惟周之盛時鄉遂有師而且黨學教里學所升遂學教黨學所升其鄉遂大夫大比之所興必託始於州黨之序閭族之書故人材衆多而化成易易也宋初三先生以師道自任而安定之門尤盛元豐九先生之周恭叔元祐三先生之朱長文並教授鄉里呂正獻延焦先生伯強使教諸子而榮

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元韓明善教於其鄉鄉人咸稱之
曰韓先生吾鄉往哲如碧山學士及門數百人最著者會
稽陶石簣華亭董香光晉陽王啓哲同郡則馮具區朱文
恪陳如岡皆其高第弟子雖其所造不同而教之必本於
道藝孝弟仁義則一誠使今之學者讀先生之集而感發
興起知自別於侗俗孰謂十室無忠信二十五家無受教
之人亦在乎能自得師而非必其親炙之者耳延故備述
庭誥師承及區區幼學所聞淵源所自用著延不忘先生
之教澤且爲鄉之擇師者告亦先生集中師說意也編旣
成俟續有所得當分類綴焉

倪學博九山類稿序

往寧化雷翠庭副憲視學吾浙刊布試牘之有根柢合矩
矱者余年未冠讀象山姜白巖先生兩漢論而異之以爲
唐權文公宋石徂徠之亞非近時嚴修人允輩所能及也
旣而知先生授經甬上以古學造就及門從遊常數十人
亟思跋涉沂江就正有道一瑩生平之疑而後快會予以
負米遠遊飢驅梁宋間數年乃歸歸又浮湛里門依人爲
駁雜無實之學而先生已成進士宰蜀之石泉此願遂不
果卽欲讀其書亦不可遽得越二十餘年而獲交先生之
高第弟子倪九山九山與余先後舉明經爲庚子同年生

同客春明者三四年九山教習官學余趨走省垣各以事
牽率還往不數數泊九山司訓嘉善余亦請養旋里謬主
鶴湖講席相見喜合併出所作類稿乞序余讀之累月互
時不去手九山因贈先生讀左補義暇輒語余先生之學
與所以爲教者益歎息彌襟抱不得見之憾昔相如東受
七經後如建安才子亦尚有意於經學如王仲宣集中難
康成尙書事見顏氏家訓元行沖釋疑余不敏猥以詞賦
通籍而夙昔枕藉有素冀少別於務華絕根者甲辰下第
後尤懶作詩歌年來研味羣經時亦有得九山間與余講
易象有契蓋異於世俗蒙瞽拘錮於已然之說而漫不致

思者余亟勸九山勒成一書用迪趨學如君家味易

光畏

菴復

兩先生條然人外師道自尊罔俾專美於前可耳則

僅以詞人目九山者亦未深知九山也今稿中方物諸賦
規仿蘭陵神骨俱古他賦亦麗以則余既鈔入門卽集矣
至古今體詩刊落陳言包孕衆有能銘化諸家以自成一
家旁及集句集字皆自出杼機巧極工錯余交鄧人多矣
九山洵卓然克自樹立以致必傳無疑者抑非親炙先生
不至此余又聞之甬上固多耆舊文獻如積著作如林入
國朝來人才輩出冠冕浙東而象山僻居海隅去郡較遠
名賢述作頗少流傳以余所知前代以身衛道如錢惟明

唐

而下黃東谷

思銘

王毅齋

洪

應瑞伯

雲

薦數人耳而一字未

卽於目茲先生以通經學古倡導其鄉而授受師承又得
吾九山起而仔之宮鳴而角應金春而玉振庶幾珠巖寶
氣仙島華葩將自今發越耳然則余雖不獲追隨先生而
猶得與九山流連文酒稱晨夕素心以收吾黨切劘之益
亦不可謂非余之幸也夫

舒鐵雲

位

春秋樂府序

代

以樂府詠春秋昉自明李西涯而西涯實倣鐵崖詠史而
作惜所詠僅申生子推而於三傳中之可駭可愕與其人
之可以愛之重之者概乎未之及也北平舒鐵雲孝廉學

通古今尤癖左氏僑吾郡烏墩有年矣一日出所譔樂府
百四十首咏余則專詠春秋二百年事自言於晉悼楚共
後無人物足稱故詠止襄公比於自鄒余讀之獨出心裁
自成聲調其論斷間取諸儒之言而是非不詭於聖人洵
西涯後必不可少之作也昔王弼州於西涯始則病其太
涉議論既又稱爲奇旨創造名言疊出而以規摹古格者
爲西子之顰邯鄲之步蓋初議之而終許之且不特終許
之亦并自悔其所擬之不足以傳也今鐵雲擷盲左之菁
華補西涯之遺漏固非效顰學步者可同年語而本事之
外刺取史事相形無不脗合精心結譔亦復以諧噱出之

天然古節古音流於簡外歎爲必傳無疑抑余聞西涯樂府得及門何燕泉詮釋而其旨益明近暨陽樓西濱典簿注鐵崖樂府亦已刊行因從與鐵雲盍并注以付梓公諸藝苑爲讀左津梁不亦可乎

漆園吟序

新安汪訥菴職方嘗屬余記其所營園宅曰絲潭山館時兩人各以宦遊

京輦聽鼓應官僕僕輟紅香土無暇問其爲山館之樂果何如也迫職方乞假南歸歸而賦詩樂志重尋猿鶴舊侶居然山館主人矣越數載余以請養返禾中會職方來自

歛以近作漆園吟三卷畧余讀之則江湖閒適之作爲多
而戀

闕懷人一往肫摯性情復流溢於楮墨之外抑何其清且
敦也昔人謂東坡之文黃州已前得之莊黃州已後得之
華嚴余嘗謂詩而有得於莊則齊終始忘物我沈洋恣肆
十九寓言讀者茫乎不得其畔岸又何從指摘其醇疵摘
撫其利病乎漢人所謂絕聖弄智脩生保真清虛淡泊歸
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固非莊不至此
耳今職方年未懸車亟返初服有邱樊之適無世網之撓
而其詩亦復揮灑物象陶冶性靈其與漆園傲吏薄楚相

笑郊犧自喻適志之概蓋有不謀而合者宜以之名其詩也職方詩甚夥各有題署余第就漆園吟推論之如此抑唐劉兼詩此心曠蕩誰相會盡在南華十卷中未知有當於職方之詩否也

新溪翁氏宗譜序

翁之著於聞者在唐曰承贊承檢承裕在宋曰仲通仲通子彥約彥深彥國彥約子挺彥國子蒙之曰邵曰待舉曰熙載熙載子元曰延慶延慶子世修世修子明允曰尚簡曰谷曰熙曰點曰甫曰易曰定曰邁在元曰某佚其名有送文信國子詩見輟耕錄在明曰世資曰世經曰夢鯉曰

興賢曰懋勳曰正春正春子登彥曰爲樞此余之所知也
吾邑新塍翁氏系出閩之莆田則宋沂伯諱點明資甫諱
世資希登諱夢鯉其一派也由莆田遷笠澤東山由笠澤
東山遷新塍溯自明萬厯初滄桑轉移舊譜散失今考其
所可知者斷自處士本山公始蓋其慎也新塍距郡僅一
舍余向耳其家自雲臯公以下奕世好施予遇歲歉嘗捐
粟助賑多爲德於其鄉鄉里稱善人者必指目焉茲讀其
譜畧所當畧則遠而莆田近而笠澤雖不敢昧所自來而
亦不敢妄爲扳附闕疑之謂也詳所當詳則派別支分系
緒必明行事必載生配卒葬必書徵信之謂也王文成每

歎人無實行家無信史若翁氏之爲譜吾知免矣且翁氏之興以儉勤起家祠堂祭田次第勦舉而後乃今從事於譜嗚呼可謂知本矣夫能敬宗收族斯其人未有不父子篤兄弟睦者所謂爲仁之本也嘗見世祿之家不務積累而勢位富厚之是營卒之享非分者曾不數傳而已焚如蔑如矣噫自拔其本何以能久哉昔放翁跋范巨山家訓云吾所謂興者天地鬼神與之鄉人慕之學者尊之是爲興不然雖門列戟牀堆笏德弗稱焉何興之有方正學序范氏譜有云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抑予聞之草木之生始

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纒末雖蕃蔚致之者
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枝葉之有根本也以余觀於翁氏
其爲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本根益茂枝葉益長理固
然也裔孫某乞序於余余非傳譜學者顧翁氏之發聞於
閩也久矣昌厥後而復其始余將於斯譜卜之

繼聲錄自序

余旣纂諸經韻語以次成編因復彙我

先聖孔子詩辭琴操都爲一書附諸以事繫屬之篇著於
錄名曰繼聲不揣樛昧謹撫所聞序之曰語云子與人歌
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夫孔子非卽當時之善歌者歟昔昌黎以精於文辭者爲善鳴而於虞夏商周臚舉禹皋尹旦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至謂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證諸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則孔子之詩亦昌黎所謂善鳴者矣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鄭康成注曰言爲之善者則後人樂倣倣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孔穎達正義曰善歌謂聲音和美感動人心能使聽者繼續其聲善教者使後人繼其志如今人傳繼周孔也嘗考孔門顏氏稱博文約禮端木氏稱性道文章及孟氏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蓋古今之善

教者莫如孔子今試取此錄按節讀之則古今之善歌者
又莫如孔子已晦翁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
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余所纂錄悉仍經傳
及家語史記舊文一二詮釋亦依杜預韋昭王肅小司馬
諸家不敢更置一辭欲俾學者於凡聖人之作詠歎淫泆
有以自得於文辭間庶不失善歌善教之旨也夫

環韻自序

凡字之可以倒用者古人皆有深意存焉非便文以協韻

已也昔史學齋

繩祖

侍於魏鶴山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

易至上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講莫有及者其
各思之學齋退而精思終夕翼早復於先生曰此豈謂畫
卦之勢自下而上歟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
列在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
二爻爲臣位在下第五爻爲君位在上也孔子係易首以
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
生曰子之說得之矣余又按下繫十一章言懼以終始周
用齋曰常人始乎憂卒乎怠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爲
難而以終爲貴故不曰懼以始終而曰終始據易卑高終
始可見六經不但無一贅文剩字卽顛倒參差各標義趣

也余是韻先經後子次及辭章卽有變文叶韻者亦以名家爲準至前明止焉

國朝則

聖製燦垂敬謹摘錄以示範圍俾承學之士知用倒韻如倒用印文司農畱守亦必各有據依要不容自我作古致壞詩體未必無裨韻家云

古今同姓名錄自序

梁元帝撰纂類歷代同姓名名人成書一卷唐陸善經續增廣之成同姓名錄三卷

見晁氏讀書志

湘東王有古今同姓名錄

見通雅

唐邱光庭撰古人姓名相同錄一卷

見唐書藝文志

宋史藝

文志魏子野有同姓名譜六卷明朱統鑄有廣同姓名賢錄十六卷而吾鄉陳用亶忱亦著有同姓名錄余俱未之見偶閱方密之以智通雅及吳江袁漫恬棟書隱叢說兩處雖比復以平日史策說部所摘錄者纂爲一編而以姓氏考名字考附於後

安定五考自序

師範考

宋明道寶元間理學未興而安定先生獨以聖賢自期待實倡濂洛之先予竊以爲由先生之教以造就天下之人材上之爲國良股肱下之亦可以治其鄉遂所謂師學廢

而道德不一師道立則善人多者必當以先生之用舍卜之也蓋嘗訪求先生所著五經口義及資聖集學政條約諸書數十年不可得因於服膺私淑之餘纂爲五考而師範其首編也嗚呼若先生者直接孔孟之傳肇開周程之學於經爲大師於人爲真師豈止爲宋初三先生之冠雖謂之百世之師夫亦曷有媿歟

樂學考

安定之於樂范蜀公所謂以方分置算黼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者也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徑乃三分四釐六豪失於以尺而生律者也鑄十二

鐘其狀類鐸其聲鬱而不發者也歐陽公所謂改鑄編鐘
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拊鬱而不揚其鉶鐘又長甬而震掉
其聲不和者也劉義叟譏之以爲與周景王害金無異必
有眩惑之疾旣而其言果驗徐復譏之以爲聖人寓器以
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果制作不效東
坡延和殿奏新樂賦云琰改照尺不知同失於斯其大較
已至司馬溫公於音律高下非所素習其與景仁書云不
知王_朴李_照胡_瑗阮_逸之相去幾律何嘗敢有所主有所
非耶其言當不妄而兩人往復之說甚長按宋史藝文志
有景祐皇祐樂府奏議各一卷今惟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尚傳余故輯爲此考稍存安定一家之法

弟子考

曩侍錢文端几視一日偶詢安定諸弟子余對以最著者
莫如程正公及吾鄉白牛居士昔宋神宗問大臣今安定
及門在朝爲誰大臣曰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
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其所知者此耳公曰歐陽公表墓
云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
生不問可知爲胡公故當時號爲真先生迺其從遊之盛
若此而傳者寥寥又何從悉考其人耶余因取萬季野所
輯胡氏學派二十九人又徧檢宋以後書增入二十八人

其有志銘傳狀者並采錄焉考論師友淵源所自蓋自庚寅冬閱今癸丑秋已二十四年矣嗜學古者毋輕言知古

世系考

吾鄉胡氏有安定一派蓋先生長子杭州觀察推官志康第五子守道仕江陰縣令宣和間自湖郡遷禾卒葬吳涇橋德一都者也又鮑塔村有胡家巷明太學鄉賓胡日華歿子文學允長爲築孝思祠者也嘉慶己未重修郡志其家以世譜來譜曰始祖轍遷安定之臨涇至先生凡四十一世予因淳熙中沈大臨撰先生世系述一卷而不傳假抄撮以備攷明年冬客洪州見奉新華林胡氏譜序云胡

以壯侯顯傳二十四世轍爲唐天復五年進士官侍御史
四傳至仲堯卽累世聚居建義塾以延四方之士雍熙初
旌其門閭入孝友傳者也嘗考豫章四姓以胡居首自吳
車騎將軍勃九真都尉休晉治書侍御史仲任尚書少廣
至宋有太子左衛率蕃蕃二子西陽太守隆世齊郡太守
景世秦州刺史崇之齊有侍中諧之之數人者不載禾譜
宜矣顧同一轍也吾禾以爲漢文景時之大中大夫而奉
新則以爲唐之侍御史豈姓名之偶同歟抑流派之各別
歟用附著之辨其由來以俟當世之傳譜學者

祠墓考

安定先生墓在今烏程之何山卽程希穎詩自注之金輿山也先生長子志康祔葬墓右曩子遊茗陽嘗祇謁焉祠則如臯蘇湖而外及廣陵毘陵吾禾與書院並祀子惟先生之墓大壞於元之浮屠氏自明太祖特旨修復昭示至今至祠宇之廢興繫所在賢士大夫之責也予旣成師範樂學弟子世系諸考暇日復手輯宋嘉祐以來先生祠墓之文并在昔詞人弔祭之作彙次成編用寓子仰止之誠嗚呼九原可作徵先生其誰與歸

太上感應篇印章序

感應篇老氏之學道藏之書也顧語其要與帝王彰善癉

惡聖賢修吉悖凶之旨相發明不必召惟禍福原本閔馬
父陳孔璋報如影形復同董仲舒孔安國也唐以前未有
聞者宋高宗御書後理宗賜禁錢刊行大儒真西山輩爲
之傳贊記序時漢嘉夾江隱者李昌齡編爲八卷趙師同
爲之序四明史彌志跋其後而後大顯於世

余在閩中見
辛字庫有此

書四明鄭
清之作贊

國初順治十二年

御纂勸善要言頒示天下明年卽

命內三院詞臣翻譯此篇滿文後先刊布一時士大夫咸
知信受奉行華亭許鶴沙

續

會輯

圖宛平劉宣人

芳

集注其

最著者獨篆刻闕焉同里李子南有秉承尊甫觀察公家
教克敦善行既爲陰騭文印章哲弟抑之復倩范子助堂
篆刻此篇行世禮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夫在人曰施
報在天曰感應以感應勉人修德亦第爲其次者設法耳
而其道則亙古今而不變也抑之之意俾循誦是編者由
斯冰之篆法釋太上之真言其爲勸戒奚啻書紳銘坐之
拳拳乎予故樂引之以爲好懿者告

重刊敬信錄序

代

敬信錄之刊昉於具區周心耕父子板凡六七易大司馬
長洲彭公序之纂詳旣而刊於東甌梁氏西泠章氏汪氏

則板蓋八九易矣雲間許農部父子相繼募刊並一再爲序且請於節相尹文端公序以廣其傳故江介浙汜之人無不知特奉斯錄者歲在辛亥余奉

命轉離浙水因見錄板漫漶亟謀重刊流播因屬贊府龍泉盧君爲余董其成盧君復請數言弁諸首簡余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矧斯錄之不一刊輿刊之不可不有以繼備載前人序中余又何庸贅一詞哉雖然言固不可以一端竟也夫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斯錄雖雜出二氏之書與一切因果報應之事亦第爲下等人說法耳顧欲人之去惡以從善則與易書積善作善之

旨未嘗不同而所以勸之之說尤不啻人人垂涕泣而道之周子不云乎有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刊斯錄者非卽周子不棄一人於惡之意乎是亦君子之用心焉爾吾

朝

聖聖相承化成久道而

開國宏規早裕卜世卜年之本順治十二年

頌行勸善要言一書十三年內三院奉

旨翻譯太上感應篇滿文行世尋又印施戒殺彙鈔三萬
本以化導愚氓迄今海隅日出信受奉行則刊布斯錄俾
比戶可封之民莫不家喻戶曉共遊於太和之寓而躋諸
仁壽之域其於

累洽重熙之治當亦不無撮土涓流之助也夫

頤綵堂文集卷六終

頤綠堂文集卷七

秀水 沈叔埏 埴爲

引

汪宜舫伯仲七業圖引

吾郡桐川汪氏以簪纓詩禮世其家堂列賜書門施行馬
康熙間前哲如倦圃竹垞簞谷諸老詩筒賡劄還往過從
極文字清讌之娛浙西人士至今艷稱之給諫恬村先生
曾孫茂才澹耘昂季七人稟承贊府映波公庭訓俱績學
砥行有聞於時乾隆辛卯甲午澹耘連丁外內艱讀禮之
暇仰瞻堂構思助紹衣屬友李紅村繪七業圖見志余諦

視之則扁鵲持竿者其家督也餘則耕牧樵採各占一事
版築畚箕共効厥勤孜孜焉有古獨行君子非其力不食
之風嘻此真有得於劉長盛七業俱興之意歟夫人子所
以似續其先人者長孺一經志足尙已而殷獨有取於七
業者或隨其姿性之所近以觀其學術之相成實則無異
於傳述一經也今澹耘昂季同懷連業本無異營而其寄
託乃在山澤農圃間雖其執雌持下得於家學者深抑藏
用之道有固然也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記曰所遊必
有常所習必有業覽斯圖者其有感於風人蟋蟀伐檀之
遺教而均平敦睦之致要足爲世家濟美之一徵奚必漢

邵禹唐李晟諸子聲華烏奕爲善守門風也耶潛耘乞子
質言之以爲之引

陶東籬鷓鴣吟引

陶二東籬客江右最久與余別十有餘年乙巳冬瞥見城
南爲驚喜握手明年孟陬出咏掌教袁水時鷓鴣吟一卷
讀之於宜陽諸名勝題詠殆徧而格調在乾寧間覺雲臺
一編去今不遠余幼讀鄭都官集頗嘗評賞其詩而和其
所爲鷓鴣之作其自敘云勤苦風雅自騎竹之年雖屬對
聲律未暢而不無旨諷又云游舉場凡十六年著述近千
餘首自可者無幾登第之後孜孜忘倦甚於始學也顧品

唐詩者以其纖穠華媚無遠大氣又云其所尊事如馬博
士薛許昌李建州詩殊齷齪而谷事之爲丈人行又能遠
紹先輩拔起流俗耶余獨以爲詩文升降係世運汗隆然
中晚之詩氣格雖弱而不失唐音不落宋派要自由於師
法卽集其一徵也猶憶三十年前與表兄俞芷岸暨東籬
伯仲江田昆弟結社雙湖唱酬爲樂中間各賦遠遊歷幾
寒暑而吾儕俱非少壯人矣東籬近輯鴛鴦湖志亦當追
紀舊遊乃卽其孜孜始學何其甚似谷也又谷集中無及
袁之山水者豈所云散墜畧盡耶嗣音唐響按迹都官則
斯吟又可少哉

秦溪清讌圖引

秦溪清讌圖者海鹽陳半村明經爲其尊甫愷園先生七十稱觴集吾儕諸子介壽於所居之念鞠草堂而其宗長古虞山人采其意爲之者也夫人子喜親之年或著萊衣或陳綺幃度必延東南之彥致水陸之珍軒車沓來竹肉迭奏藉交遊爲光寵增閭里之美譚而半村曰否否此世俗之所以爲壽者而豈吾親之所樂哉願與諸君子約今年癸巳十月下旬遲兄輩五六人修升堂之雅至則出家醢治園菘烹稻蟹賞木芙蓉所乞祝嘏之辭則勗吾儕兄弟以勤率其後昆惟是雞鳴在門而鶴和於陰也析薪之

負荷而作室之墜茨也酒闌以往相與攜茶具盪蘭漿近
憩邏水秦塘遠眺橫山秦駐溪之上僧寮道舍罔弗遊漁
父畊農罔弗接如是以娛吾親或者親之所適而亦諸君
子之所共適乎子聞而遽之曰是非徒以飲食忠養而能
不違其志者也是善則稱親而能敬其親之美者也東廣
微南陔之詩曰曷增爾虔以介丕祉子其幾焉抑子聞之
邑先正徐豐厓昆友歸田後築園曰餘春疊石爲小東山
與錢東畬太守朱西村山人結小瀛洲十老社蓋襲元道
士沈秋淵聽湖里之名亦仿蔣漁石雲塘間故事楊鐵史
曾以此三字顏之今吾黨數人或出或處人地不必相侔

也曰壯曰彊年紀不必相若也而苔岑臭味把臂入林則固無所往而不合且親之心莫不欲其子之壽他日者會仍真率社預耆賢將倩古虞一一貌以傳之請以斯圖爲權輿也惡乎不可

城南范湖重舉放生會引

郡城南放生池昉明萬厯三十二年甲辰時兵巡道邵陽車公子仁主之而郡人沈繼山少司馬暨令嗣汝納孝廉偕馮具區太史包羽明孝廉及金明寺僧舩公諸善信於六齋日捐金市鱗投諸范湖之中公旣手書顏之且慮旋放旋取復飭所司申布功令多植榆柳閉塞徑竇爲之厲

禁閱今幾二百年矣未有繼者乾隆乙卯清和同里虞君
球祝君曦倡諸同志重舉放生會於其地因舊陂申前約
意至美也余惟放生之說本諸大聖人之釣而不綱吾儒
啓之釋氏演之其爲愛物之仁一也吾郡故多放生池而
范湖枕以少伯祠堂地偏而境曠比復拓而新之雖非千
頃之陂而有五湖之適溯自車公勒片石於其側游儵衍
育圉圉洋洋最爲得所

國初諸君子尙有放生雅集詩故其名尤著公記有曰登
閣而瞰其湖飄飄乎令人有凌虛御風之想不知爲天之
高海之濶焉是湖周迴數百丈水清見底中產五色螺相

傳少伯去越會隱於此又曰俾人與萬物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義皇之上理也奈何世人多愚導之以天理不聽董之以王法又不聽則借釋氏以行吾儒之教使之回心而嚮道君子深有取焉余嘗讀而竊識之茲諸君子之爲此會也相與脩沈馮故事而條約則加詳焉今而後吾見士大夫之來遊淨土者觀縱壑之寬而以爲娛將必鑒濫淵之虐而以爲戒則由此一端擴而充之而及物之仁又豈有涯涘耶夫濠梁之趣莊惠之知余亦樂與諸君同之用不辭而爲之引

策蹇曉行圖引

余生二十五歲未嘗遠遊丙子夏五一至姑胥庚辰秋辛巳春兩遊吳興前後客杭最久依人往還殆二十次然皆舟楫而已每秋試外如雪夜梅天移船縱櫂否則春帆帶雨檣燕畱人時於此間得少佳趣壬午被放後赴故人陳竹香_林之招言遊都梁會同里居傅巖_霖往豫之便相挈偕行由蘇至揚捨舟登陸十月九日跨長耳過茱萸灣回首烟花夜月知不可畱計程善稍須三日乃達僕夫啓途行李就道逆旅主人拱手送於郊外遂覺蹢躅裊裊有離別可憐之色自此而天涯地末極目泯然所謂適莽蒼超紆譎者雞鳴戒旦則戴星而行羊牛下來而寫鞍無所又

況獨行千里烟火數家霜露多寒衣裘甚薄噫亦憊矣惟
是眺林際之銅鉦竚山頭之半壁裴徊野店照影溪橋不
禁戰爾而笑曰此真詩老之騎惜余年之不稱也唐七賢
宋八才子畫圖中人是耶非耶骨相之屯有固然矣雲烟
點染眉宇一新卽景行吟腹藁已就旣至而竹香方臥病
吳苑遽歷阮途又三日抵淮壩則與家鶴汀共之徐轡洪
流之岸停鞭黃葉之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誦司馬待
制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之句蓋有非粉墨
所能畢寫者矣越明年憩迹汴宋之楊橋追憶行邁之遠
實始於此不能去諸懷來且砧葛遞更杳不得故人消息

獨處靡樂何以遣時命工圖之用存一時鴻爪云

贈送序

送王解元暫歸蜀中序

蜀自子雲相如樹文幟漢京而甘泉洞簫一時盛傳墨妙有唐陳李踵興大雅繼作乃弟弟競爽則莫如閬之三堯眉之二蘇丹棱二李世豔稱之某所交王君解元士會暨難弟印君鎮之固其家僧珍法護而實兼子淵之才者也王君偕其弟奉母夫人僑吾里有年矣旣歸舉於其鄉褒然選首其弟亦成進士授官請急覲省某因預文字飲於鄉先生第宅退而心服其辭藻如翔鸞之拊翼而逸騁驥

之齊足而馳也而兩君又搗謙藹吉息深而養到忘分投
契適於飲醇某方幸吾侬之得所矜式而鏃礪知己裨益
良多會士會遊西江歸莊缶罷擊將議續娶於蜀而印君
亦以假滿還京行有日矣夫蜀與浙合并非易易也往見
朝士奉使於叟由陸則歷幽并冀雍梁浮舟以返則又越
荆揚度徐兗青而北蓋四瀆皆經焉然夔州人言夏秋江
漲自成都水行十日可抵江陵洵乎道里遐絕其合散有
非人所能主者而况出處異趣某與王君人地和懸殊哉
雖然宋士大夫最講禮法而仕宦罕歸故鄉昔歐陽永叔
致仕乞居潁終其身不歸廬陵其思潁詩序後人以爲口

實顧蜀士夫多卜居別鄉李太白寓江陵山東池州廬山而終於采石老泉欲卜居嵩山東坡欲買田陽羨子由欲投老潁尾他如魏野之居陝郊蘇易簡之居吳門孫光憲之居荆南陳堯佐之居嵩縣許奕許將之居闔張孝祥之居于湖姚勉之居筠州陳去非之居葉縣毋廷瑞之居大冶虞允文之居臨州鄧文原之居吳興袁可潛之居笠澤楊椿居吳楊孟載徐幼文亦居吳楊升菴則謫居滇中以某所知近世呂半隱費此度之居泰州余生寓吳門自稱梅花主人王心矩令丹陽歸蜀亂提百口入曲阿居之則不特險遠厭跋涉實亦有樂於三吳風土之清淑而願

與其俗相周旋者也夫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王君
籍籍名家尊甫樓山先生開藩吾浙有甘棠之遺愛焉古
者吏於其地有恩德於其民則其子孫畱奉烝嘗世世勿
替言有報也是則不得比於昔人之譏歐陽子者矣某於
王君之歸不能無悵惋於懷而祝之曰暫歸者冀其成家
於蜀復來繼居修其鄉前哲故事而某亦猥託末契得重
尋文譙之樂以竟切磋之緒故於唱驪甫屆爲之賦遵大
路焉庶幾播諸岷峨井絡間知吾鄉猶有好賢之風也夫
贈莊生雋甲就婚汝州序

往丙申春莊生雋甲年十六從余授春秋左氏傳會余奉

諱還南生不從他師學而虛席遲余者逾年歲己亥余教習正紅旗官學生復來竟所授操筆爲時藝卽能援掘經傳有老成風性尤修謹不苟訾笑余甚器之甫浹月將就婚於豫之汝州瀕行請業余因告之曰古之爲倩贅者往往研經著書成一家言不惟不以燕爾輟學抑若更有所以自表異者其最著則東萊先生春秋博議是也他如劉文安鄭端簡之爲策畧相傳爲成於婦舍至今豔稱之生陽湖名家子也質美而篤業正習而不歧其趨要爲克稱其家者汝州之行吾俟其成禮而歸期其必有進於夙所云者僅舉昔人之遊博陵書齋捫腹而銜人以已藏經笥

云爾者猶淺之乎視生也生其勉之

壽序

趙緘齋先生暨配葉恭人六十雙壽序

武進趙君昧辛偕同年數人官掖省直

禁林出入必俱久而彌敬余見其趨走勤而言語慎外抑
然自下而中有以自持稍稍叩所自則語余曰予少未就
傳經書皆母恭人所授洎長隨侍家君比部公宦學京師
荷庭誥甚至今予備員

輦下而兩親年並邁甲憚於就養遠在江鄉顧猶數寓書
鐫礪以無隳先人名德之貽予用是常凜凜也既又曰家

君以明年壬寅孟陬六日爲六十誕辰恭人則已於昨三月十有六日齊年六十今年冬予將以假歸寧覲爲兩老人壽且乞一言爲屏障之飾余再三辭以不文則又曰子之言質實吾黨所樂得以敬其親之美者也其慎無辭余忝年家子習知君家文獻味辛又錚于不已因忘其韃陋臚次如左

公爲康熙間名臣大司農贈宮保恭毅公曾孫孝子裘蔭侍讀公孫都轉廣西公第三子都轉由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召試第三人供奉

內廷修書議敘歷任楚中令牧郡守嗣爲浙東寧紹台道

調兩浙鹽驛道先是恭毅公嘗撫吾浙修捍江塘有殊績
都轉繼之甘棠濟美杭人項霜田落排千文爲頌勒諸石
公時差肩兩昂隨宦官解帖誦外不妄忤一事辛酉歸踏
省闕至丙子中間垂得復失者屢尋遷都轉公暨妣黃太
恭人後先卽世家事頗仍公友左誦右心力俱殫幸保門
緒年四十起家戶部雲南司員外郎不數年擢刑部福建
司郎中其在西曹也讞決多所平反首揆劉文正時兼掌
寇甚倚重焉歲已丑方以劇郡刻剝贖卽取長休歸蓋公
年近服官而已一意菟裘不復作出山計矣里居多所任
卹尤篤於收族族之無力營葬者悉分槩飲之無勍遇鄉

曲後進多方獎成平生祀先最誠敬家忌日齋食縞素垂涕洟公純孝胥類此恭人長洲葉氏爲寧紹台道筠洲公女幼婉嫕有至性讀書明大義年十九來歸事尊嫜能得歡心御下有恩禮威姑居並屋未嘗聞諍語聲生長華綺澣衣粗糲處之泊如也教二子俱成學長卽味辛凡公之居官有聲居鄉好施子皆恭人贊成之昔恭毅公稟厥考止安先生慎旃爲字之教奉以終身用能敷歷中外仰承脊薦而被服操履有寒素所不能者考其學以居敬窮理爲宗則淵源有自來也今公之才與年本大有所展布乃未老而歸抑似厚所儲以俟之者恭人復相之以儉勤衣

帽課督厥有二難余嘗讀呂涇野集與同志言事親曰子欲子之親爲郿人張殿中丞乎則其壽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抑欲子之親爲汴人程大中公乎則其壽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其辭甚偉豈非人子所以壽其親者莫大於是也耶味辛伯仲胚胎家學濡染門風無俟追古人而躡其蹤也惟是誦清芬而循誼訓異日承明著作黼黻皇猷將必有裕其設施而昌其枝裔者味辛試歸而進一觴焉兩尊人當亦歡顏而頷余言也夫

陳近光先生八十壽序

嘉慶庚申冬余薄遊豫章同年大梁陳東庭時宰撫之崇

仁嘉平之望遂自上淦遵陸至焉畱縣齋十日與東庭偕
返洪都明年孟陬余又有袁江之役與東庭別於旅次瀕
行諄復以三月二十五日屆封翁近光先生八十壽辰乞
余文爲屏障之飾余於乾隆甲寅冬拜先生於曹門里第
親炙先生緒言至是閱七年矣東庭故嘗迎養兩老人於
官廨晨夕承懽罔殊子舍及予至而先生挈眷屬先歸則
以不獲躬晉一觴爲媿而又敢以愚陋無文辭

先生名忠迪字慎齋號近光原籍湖北孝感人祖學博公
諱作人通城歲進士遊成均以第一人受知胡抑齋大司
成洞庭張雪書太史視學嶺表延佐校文甄拔多知名士

後司訓竹山著有龍岡詩畧及雞跖集考公植公諱槐齡
性方嚴笑嚔惟謹工詩古文詞不苟求聞於人終布衣先
生少攻制舉業屢不得志於有司退而就軒岐學博覽經
方尤精診處效聞遠近日益有名迺去孝昌自灑至汴雅
爲方伯蘇公所知娶於徐遂移家祥符以利濟存心會已
巳丙午豫河兩遘大疫先生日處劑和藥治療徧於鄉邦
遇貧乏者亟捐所製施之無吝色所全活無筭處交遊間
以直諒相敦是非不少徇私雖勢位不能屈於非義財必
嚴一介人爭以長者推之有山右豪估某以鬻參事牽連
被禍傾千金裝無一援者先生力爲排解其人得脫然感

謝而去浙人某姓者負人貲千金將盡室以遁先生爲之轉移代償其人感而立券并焚其券先生旣以醫起家課子尤著義方待館師有加禮東庭學旣成齒未壯連捷成進士嘗詔之曰微某師之力不至此他日出而筮仕其無忘報師之德余所聞於東庭如此語曰仁者壽漢書云活千人者有封夫醫仁術也其書皆活人之經也每歎悞人者多愛人者鮮顧安所得淳華之功耶今先生以和緩之術十不失一何止活及千人故其教東庭也亦必曰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東庭之爲政也本庭誥以爲明誠則且撫華山寶水之

民不肯遽曰旣庶旣富也必將推活人以活國切求瘼於求仁設有彫眚吾其噢咻之設有流庸吾其勞徠之徧十四德於元公之舊治而躋三者於壽域焉斯先生之志也余嘗奉先生教知先生之仁實有足以爲期頤券者卽東庭所以壽其親者又孰有大於以志養志也歟

蓮塘老人八十壽序

嘉慶庚申九月余將薄遊章江行有日矣適弟桐君茂才踵門來白吾叔蓮塘老人八十壽辰先期乞予報辭爲屏障之飾且云弟不他人之乞而乞諸兄以兄之言爲足徵信也予方以儼裝忽遽不獲躬晉一卮爲歡而又敢以不

文辭

叔名振麟字酉書號玉田晚自號蓮塘老人嘉興附貢生
系出宋太常卿諱時昇之後六世祖霞城公諱中英明萬
厯癸丑進士厯守順德安慶俱有惠政高祖諱士騏遊庠
蚤世曾祖贈縣令階六公諱開泰以貴雄一鄉而好行其
德祖壽平公繼之家遂中落自角里遷居十八里橋考諱
承烈號南村由諸生考授州別乘以養母出遊厯佐東南
諸大吏幕務著名於時始遷今所居東原圩家居敦行任
卹嫁娶諸孤遺傾橐不吝首倡重建十八里橋工未歲而
歿妣許孺人爲司李去崖公會孫女兒背時叔年十三居

瘠骨立繼徐孺人吾叔胚胎往哲孺染門風其愛人之必
以仁也行己之必以恭也不待予言而予獨書其大者則
莫如孝先是南村公卽世時以橋工未竟爲憾吾叔甫終
喪奔走竭蹙以潰於成落成日伐石立碑至今砥柱中流
往來利涉者莫不以善承先志稱之徐孺人爲華隱閣學
從姪女吾叔事繼母無異所生孺人歌鵲後惟恐失其懽
心侍養尤謹母兩患背疽叔延名醫治療費且不貲一切
參桂之需典質殆盡孺人故嘗受詩法於閣學耽吟咏一
姊一妹並擅詩才則頻數邀致於家累月兼旬唱酬爲樂
每夕必適母所色笑逾時俟寢乃退母信竺乾卽圖大士

嚴其供奉坊好結跣卽設蒲團候其起居他如族姻中有
力不能婚者有貧不能舉火者量出已貲從無德色再從
子幼失怙恃留撫之飲食教誨如已子與人交退讓卑牧
不欲以賢知先人里黨如褚乖崖昆季汪學邁諸君宗老
則玉崖古音兩先生杖履林泉流連詩酒猶彷彿南村公
夙昔耆英會也凡叔之行事皆承厥考之貽允稱肖子而
其事繼母也則比之薛孟嘗王休徵其人奚多讓焉茲叔
以小春三日爲懸弧之辰年臻大耋身益康強語曰仁者
壽戒書曰恭則壽吾叔獲壽之因吾宗類能道之而鮮有
能推原於其純孝者夫孝順德也百順之謂備福叔之以

德致福於以享期頤昌枝裔又易有涯量哉予故以世孝
易桐君冀無忝於增虔介祉云爾

戴母潘太孺人七十壽序

浦江戴君東珊以優行舉明經與余爲同年友且俱出吾
師韓城總憲之門余於庚子春赴

召偕君同試西泠

行闕余倖售承

恩君亦於是秋獲預選舉先後至京師余官掖省君試補
鑲黃旗官學教習兩人以其暇過從考評稍稍習君志業
盡得於母氏太孺人之素教爲多歲癸卯六月十一日爲

太孺人七十悅辰君先期敝余寓乞一言爲屏障之飾余辭不文則曰子嘗以母老壽喜爲人作嘏辭而又於同志奚靳爲因就平日所聞於君者臚次如左

太孺人姓潘氏世爲桐廬人出自儒家幼嫻壺則年及笄歸君考鄉貢生蕙圃先生爲室先生爲婆之右姓聚族自唐懿宗咸通間鎮撫使諱堂名所居曰馬劍里始厯五季兩宋六百餘年而九靈山人以詩古文辭鳴元末入明復以節義著先生其支裔也太孺人旣來嬪長羣從十餘宅逮事兩世翁姑咸能得其歡心處同宅娣姒怡愉雍睦而庀治家棟力敦勤儉必身親先之簠簋飴滌井井就理宗

郇皆取法焉舉丈夫子三人君卽其季並課督成學先生
故嗜儲書插架常滿以一經遺子斥其贏餘敦行任卹肯
爲惠於其鄉太孺人嫠居後繼承先生志行衣帽嚴澁述
誼訓俾無忘雖自處以約遇所當爲事或先生所未及行
者每綜核歲入勉諸孤盡力爲之無少吝如建宗祠購典
籍刊山人諸稿行世凡善成先生志胥類此先生同產弟
敬齋無子蚤世婦張勵志守節太孺人待之有加禮以所
生子後之所以體恤之者纖悉備至閱三十年無間言人
尤以爲難余少讀九靈山房集爲吾鄉親舊綰關曾氏世安
校補本書僅十之三四而剗剗不精文多漫漶私竊以爲

憾既而得君重刊本讀之心目俱豁因歎賢子孫之所爲
洵有足爲世勸者最後乃獲交君昂季益信君之家學門
風其來有自未嘗不以韋退王融之成於賢母者目君也
夫士之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謂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
是能榮親也君今友教官學將必有益彰賢母之教以不
負

清時所期待者以榮其親則人子所爲介親之壽者莫大
於是矣

叔母李太孺人八十壽序

歲壬子暢月二十三日爲吾叔母李太孺人八十設帨之

辰先是二弟子萬以庚子進士選授直隸之懷柔令甫半載調署密雲太孺人既就養官舍大弟君自五弟瑞階並侍養畱三弟一飛四弟儀可於家相率請余文爲屏障之飾余謝不敏則述諸戚懿之言曰子以養母歸母今享大年且習知太孺人之生平敬辭宜莫如子會伯仲家問歸亦以爲請遂不敢辭

太孺人姓李氏系出武原右族明兵科給事中謚節愍雲岑公其高祖也曾祖學洲公任四川梓潼令祖廉峯公任處州雲和教諭考柳村公吾邑庠生妣胡太君孺人幼婉嫕有慧性外祖母饒愛之畱依外氏習女紅從塾師授句

讀於德象女師諸篇能舉其大義稍長箴管之暇好瀏覽
前代史鑑及唐宋諸大家詩文復旁究軒岐星命之言而
於醫術尤通曉吾叔玉崖先生先娶朱孺人以孝謹著育
二子以積勞早世歲在戊辰聞太孺人賢請爲繼室旣來
歸逮事舅敬軒公姑王孺人能得堂上歡心撫前室子君
白僅九歲子萬僅六歲鳴鳩均平無異所生當吾叔以名
孝廉貢文壇宿望開門授徒弟子自遠至者趾錯於戶太
孺人親操井臼居常則晨夕膳脩之奉甘腴手調遭變則
送往愼終共勦大事弗之有悔他如兒女婚嫁枝戚往還
咸資內助俾吾叔無內顧憂洎吾叔筮仕甘省歷任寧朔

伏羌鎮番崇信諸邊邑所至多治績太孺人實欽成之三
第一飛曾宦閩中太孺人亦從訓飭備至蓋始則侍姑從
舅宦於南繼從吾叔宦於西中間從子宦於閩最後乃今
迎養於燕皆間關跋涉不憚勞頓而年已八十矣猶復筋
力康強衣帽之教不少懈口授諸稚孫屬對哦詩講解古
今故事間遇家人輩寒煖不時必親爲處方和藥數十年
如一日也嘗勗諸子云吾家三世服官不失寒氊之舊汝
曹其無廢先人卽能自求福者矣余竊識之顧余本疎屬
弱歲辱吾叔知獎敦阮林之歡君自伯仲羈弗過余家余
母視猶子也迨子萬與余爲甲午同年生相愛如手足給

諫公與余家故有連太孺人弟泊君表兄投分最厚不可謂知之不稔也余惟易曰坤道无成而有終詩曰無非無儀此言壺德在無所表見也而敬姜之告季康子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其訓勞也於備官尤切余母年九十有二神明不衰曩者督訓之勤操作之勞有人所不能及者惟太孺人之能勞有合揆焉余故質言之微特爲叔母進一觴亦庶幾爲叔母與余母互祝期頤之券也夫

李母沈太孺人八十壽序

甬上故家數砌街李氏蓋系出宋太尉忠襄公後云余同年隴州守星船三兄其從弟芑泮學博與余交十餘年矣

稍稍習其家世且稔知母太孺人之賢以康強享上壽嘉慶己未君以贊粵西平苗功蒙

恩特用秉鐸吾禾明年屆太孺人八十慶辰既迎養學署先期徵余文爲屏障之飾余辱與君家年舊又忝太孺人之疏屬誼不得以不文辭

太孺人姓沈氏會稽人爲宋贈少師謚文肅公垂公之裔世業粵嶺幼隨侍考妣客嶺表婉孌端莊不苟言笑於德象女師諸篇悉能通其大義兩親饒愛之及笄擇對而難其人會贈公敘衷先生省親滇之易門行至粵適易門公解組歸遇於旅次命先生留廣州讀書沈翁見而器之因

爲贅婿尋應商籍試補郡諸生太孺人手箴管篝燈佐讀
常申旦不寐間進脯糜不假手婢僕先生以聞薦不售絕
意進取攜家僦居蒼梧爲人經理鹺務脯脩所入差足自
給乃迎易門公至梧太孺人曰吾不及事吾姑事舅猶事
姑也親執庖爨旨甘柔滑務得歡心而後卽安先生故敦
任卹好行其德在梧州時宗人有喪偶者攜其子來依先
生善視之其人歿太孺人撫其子如子長爲授室俟其克
自立始析箸去羣從之餽口遠遊者投先生必假館款問
太孺人不惜典鬻衣簪周其乏困有儒家女徐張二人蚤
失怙恃鬻爲人婢先生傷之捐橐贖歸太孺人躬教育之

俾各遂長爲擇壻遣嫁焉其他戚黨以單煢告太孺人輒
汨潄潄百計振之無少勸故自梧歸鄧人誦先生高義必
曰微太孺人贊成不及此曩余於庚戌辛亥間校文杭署
君時方奉先生諱佐幕依人人爭以應阮月之余見其畱
使催書雖一日百函咄嗟立辦而又通知時務動中機宜
歎曰此磨盾作檄才也君嘗語余少時太孺人程督嚴於
父師余以君稟母教多宜其才肆應乃爾顧久躋舉場無
幾微佗條不平之色余愛惜君才往往以顯揚相礪礪則
曰升沉命也出處時也鶴髮高堂他日得一文學掾晨昏
無違於願已足奚奢望爲別數年君叅吉宮保軍赴粵西

之西隆隨至黔收復冊亨城冊亨者永豐州分防地爲賊
攻陷者也昔揚子雲有言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
用枚臯而韓子亦云掌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
居之君以一書生橐筆戎旃間關邊徼庶幾傅脩期上馬
擊賊下馬草露布者可以方比亡何幕府敘勞需頭人

告則君所堅辭者專城百里而屈就冷官用便親舍蓋欲
以善養兼祿養猶君初志也然則迹異陶鑾志同毛檄慈
孝之感通何其適相脗合歟古云蘭艾不同根言舊家之
易於振起也君家在前代最盛人

國朝君之高曾俱以科第顯他如畧樵內火戒菴簡仲暨

皋堂東門甘谷諸人類詩林之秀文苑之雄君復起而媲美洵無忝門才已矧夫孫曾接迹蘭玉成行太孺人顧而樂之听然爲進一觴此誠人子之至樂宜君之不以彼易此也余故縷述疇昔締交之言以爲太孺人期頤之券實則君增虔介祉有以豫操之爾

頤綵堂文集卷七終